

# 西洋圖書館史<sup>†</sup>

Elmer D. Johnson 著

尹定國 譯\*

## 十四、現代歐洲的私人圖書館

前面所討論的各類圖書館，大致皆屬於公立，或為公共所有，或有限無限地提供大眾使用，然純粹的私人圖書館亦是圖書館史的一部份。私人的藏書，最後多轉入公立圖書館中，僅憑此一理由，私人圖書館即有必要加以考述。富裕的藏書家所蒐集的書籍，通常皆甚精美，或為某一主題的專門書籍，這是公立圖書館所不及之處。私人圖書館不須對民衆開放，是以在選購和保存方面皆可臻完善，無遺失成磨損之虞。不幸的是，在藏書者死後，其書籍多被出售成散佚，能子孫數代傳承者甚少。一所私人圖書館解體後，其藏書可能被贈送或出售給公立圖書館，或由其他藏書家收購，是以有許多私人圖書館的藏書，最後亦得整批地轉入公共圖書館中保存。

在中古時代，藏書家通常皆是貴族子弟或僧侶，而在公元一五〇〇年以後，許多大藏書家皆是富商或從事專業者。然蒐藏書籍並非是某一羣人的專利，社會上每一階層皆有熱誠的藏書家。印刷術的發展，無疑地擴大了書籍蒐藏的範圍。由於印刷本的價格較廉，事實上每一個曾受教育的人，皆可能有一些藏書，當代的大多數作家和思想家即是如此。文藝復興自意大利向北延展，對書籍的蒐藏至少亦有激發作用。雖然可以說現代學術的興起，是由於有提供大眾閱讀的圖書館，而其傳播與繁盛，是由於私人擁有藏書，和對私人藏書的應用。

† Elmer D. Johnson,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Second ed., New York, Scarecrow, 1970, 521p.

\* 譯者曾服務於美國匹茨堡大學東亞圖書館。

在公元一五〇〇年以後，意大利亦有像第十四和第十五世紀時代的藏書家，唯其重要性已不如昔。於一五二一年，麥第奇（任教皇後，改名為克里門七世）將其先人所蒐藏的書籍贈予佛羅倫斯市，並委託米開蘭基羅氏籌設圖書館。該館於一五七一年落成，名為勞倫先(Laurentian)圖書館，其建築為典型的狹長形。寬三十四呎，長一五二呎。室內兩邊各置書桌四十四張。每桌上置書二十至三十冊，皆以鏈繫住。書單則貼於桌之一端。在次一世紀，另一位佛羅倫斯人名為安東尼·遺奧者，亦熱中藏書。所藏書籍逾三萬卷，充盈數室，於一七一四年卒時贈佛羅倫斯市。此一圖書館在一個半世紀後(一八六二年)併入設在該市的國家圖書館。米蘭人民樞機主教波洛米奧(F. Borromeo, 一五六四—一六三一)自少年時代即開始蒐藏圖書。成年後，積資益多，有時能一次購入整批書籍。卒時藏書逾三萬卷，極珍貴者不少，寫本亦有約一萬五千卷。其圖書館於一六〇九年部份開放予民衆，名為恩布路先納(Ambrosiana)圖書館，至今仍然是意大利最佳的珍本圖書館之一。波洛米奧所購入的整批圖書，其中一批原為藩里(V. Pinelli)所藏，藩氏為一商人藏書家，所藏以意大利早期印刷本最多。

於一八〇四年創設於那不勒斯的國家圖書館，是以第十八世紀時樞機主教沙里本度(Seripando)的私人藏書為基礎所設立。薩外公爵府所藏的書籍，於一七二三年成為一所大學圖書館的基本藏書，最後則據以成立設在杜林的國家圖書館。在第十六世紀早期曾任梵諦岡圖書館館長的艾林多(Aleandro)樞機主教，將一生所蒐集的書籍約八千卷，遺贈威尼斯附近的聖大瑪利亞修道院，後來則成為威尼斯聖馬可圖書館的一部份。於一五八九年，基蘭代尼(M. Guilandini)的一批私人藏書亦併入該館。於一六〇〇年，奧夕尼(公元一五二九—一六〇〇年)將其藏書遺贈梵諦岡圖書館，使一著名的圖書館藏書幾乎增加了一倍。在第十七及十八世紀期間，繼續捐贈該館的書籍亦甚多。於一六二一年，樞機主教貝拉敏諾(Bellarmino)的藏書遺贈予羅馬耶穌會學院，其所藏大部份為神學書籍。公元一六三〇年，塞瓦台柯(B. Zelvatico)的藏書遺贈帕度亞大學。蒐藏希臘文、阿拉伯文、土耳其及波斯文寫本的瑪西里(L. Marsigli)氏，於公元一七〇〇年後不久，將其所藏贈予波隆那大學。於一六七五年，布蘭卡西亞(Brancaccia)樞機主教以其本人及其家族所蒐集的書籍為基礎，在那不勒斯市設立布蘭卡西亞圖書館。於一六九五年，康塔里尼(J. Contarini)的藏書亦增入威尼斯聖馬可圖書館。於一七〇一年，卡森納氏將其私人圖書館贈予羅馬市，稱為卡森納騰圖書館，開放予民衆使用。於一七三四年，基辛尼的藏書亦增入聖馬可圖書館。在一七〇〇年代，教皇貝納狄克特十四世的藏書遺贈予波隆那大學。於一七九九年，布蘭卡的藏書由米蘭恩布路斯圖書館購得。能數代相傳的一所意大利家族圖書館，是屬於佛羅倫斯市的里卡第(Riccardis)家族，其所藏古典文學書籍，是在公元一六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間所蒐集者。該館最後由佛羅倫斯市購得，於一

八一三年開放予民衆使用，稱爲里卡第圖書館。

由是可知，在此約四百年期間，意大利的貴族、僧侶、和商人們，在設立私人成家族圖書館方面，曾具極大興趣。許多私人藏書在主人卒後即告散失；其中一小部份則幸得轉入公共圖書館保存。事實上意大利大多數藏書豐富的參考圖書館，皆是以私人藏書爲基礎而設立。由最後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知道，對意大利各大圖書館的發展，私人藏書家的貢獻，比教堂、大學、或政府的貢獻爲多。讚譽那些在動亂時期熱心蒐集和保存珍籍的藏書家，並不是溢美之詞。

與意大利一樣，法國在第十六及第十七世紀期間，亦有偉大的藏書家和圖書館創立者。巴黎市多數大圖書館在初創時皆屬於私人。如聖喀爾文大圖書館，原爲第十七世紀時勒特里爾（C. M. Letellier）氏的私人圖書館。勒特里爾是理姆斯城總主教，經由法國、荷蘭、意大利、和德國書商購藏書籍約七千冊。於一六二四年，此批藏書由樞機主教羅契夫柯購得，並成立聖喀爾文圖書館，後來開放予民衆使用。與此情形相同，第十八世紀時保羅密侯爵的藏書，由達托伯爵購得，並以之爲基礎創立拉森耐圖書館。

樞機主教馬薩林（Mazarin）的圖書館是十七世紀時法國最大的私人圖書館之一。當馬薩林樞機忙於政治和宗教事務時，其圖書館中蒐集和整理書籍的工作，即大部份由館員諾特擔任。在公元一六四六至一六四七的一年間，諾特曾爲馬薩林樞機購入書籍一萬四千冊，有時是整批購入。諾特以前曾任里契盧（Richelieu）樞機主教的圖書館員，其後則替瑞典皇后克麗斯汀納管理圖書。馬薩林樞機晚年雖屢經政治困擾，但其圖書館藏書仍能增至逾四萬五千卷，並創立了馬薩林學院圖書館，成爲巴黎最有名的圖書館之一。戴索（J. A. De Thou, 公元一五五三—一六一七年）亦是著名的藏書家，有藏書逾八千卷，寫本一千卷，其中一部份印刷及裝訂皆極爲精美，在私人藏書中亦甚罕見。就裝訂方面而言，格羅里亞（Grolier, 公元一四七九—一五六五年）的圖書館最爲傑出。他的裝訂是以精緻皮質爲封面，其上並印有金色的幾何圖案。格羅里亞的藏書於十七世紀時被售出，流散甚廣，傳至第二十世紀者，至少有四百冊。十七世紀時尚有兩位著名的藏書家：其一爲皮爾斯克（N. C. de Peiresc），專門蒐藏古埃及文字的寫本。其一爲高爾明（G. Gaulmin），所藏東方寫本五五七卷，於公元一六六年售予皇家圖書館。

於公元一六六二年，柯伯（J. Colbert）首相替法王路易十四購得杜弗勒的圖書館藏書。柯伯自己所蒐藏的書籍，幾與國王所藏者相等，於一六八三年卒時，所遺藏書計四萬餘卷，寫本一萬三千卷。柯伯圖書館在其第二代子孫手中尚續有增益，自一七二五年起，即開始被出售，遂致散失；所幸較大的一部份於一七三二年由皇家圖書館購存。皇家圖書館於一六六三年曾購入戴伯宋（P. de Bethune）的整批藏書，內有中古時代寫本約二千卷，印刷本數千卷。樞機主教里契盧本

人亦有一批可觀的藏書，但在寄居索邦學院之後，藏書皆在法國革命期間散失。在第十八世紀期間，一些著名的藏書家所藏書籍皆不多。唯路易公爵所藏者，為歷代私人藏書最富者之一。路易公爵於一七三八年開始蒐集書籍，其所蒐範圍甚廣，包括珍罕本、精裝本、寫本、有時是齊批購入。於一七八四年卒時，其藏書已逾十萬卷，雖曾被分散出售，但最重要的書籍皆轉入巴黎拉森耐圖書館中保存。

在法國，蒐藏書籍者並不僅是男性，女性藏書家亦不乏人。如瑪格麗特（那瓦爾 Navarre 人氏）於一五二四年卒時，有藏書三三五冊，分裝在六個大書籍內。路易十一的女兒安妮，於一五二三年卒時，有藏書三一四卷。加德琳·麥第奇圖書館的藏書，包括許多希臘及拉丁寫本，於一五九九年轉入法國皇家圖書館保存。甚至她的秘書馬惠，亦是一位著名的藏書家，以蒐藏精裝本聞名。路易十五（一七〇三—一七六八）的妻子瑪利皇后，不僅蒐藏書籍，並且還有一小型印刷廠，為她印刷書籍。路易十六不幸被處死的妻子瑪利安唐尼皇后（一七五五—一七九三年）有兩所私人圖書館，其中一所後來轉入凡爾賽的公共圖書館，另一所轉入國家圖書館。路易十六的妹妹，伊利莎白公主亦有私人藏書。

可惜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一些最佳的私人圖書館遂告散體。其藏書一部份轉入巴黎的公共圖書館，一部份則由其他城鎮圖書館分別蒐藏，亦有被毀及售出國外者。革命以後，拿破崙當權，對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發展，予以贊助，其本人亦有一私人圖書館，每逢出巡，甚至在軍務倥傯之際，皆攜帶若干橡木書籍裝書隨行。拿破崙曾一度下令專門為他印刷裝訂一套完整的法國最佳文史叢書，計約三千卷，唯所需費用，即使是對一個帝王而言，亦嫌過巨，故其計劃終未實現。在拿破崙失敗後，又有一些法國私人圖書館解體，因其追隨者皆被迫離開法國或放棄財產。達雷杭公爵及但朗公爵的私人藏書皆於一八一六年被運至英國出售。

在第十九世紀期間，法國的大藏書家較前為少，僅寥寥數人而已。貝度耶伯爵蒐藏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有近七萬五千卷，卒後轉入法國國家圖書館保存。羅士采（B. J. de Rothschild）是在國際銀行界有地位的法國人。羅氏所蒐集的珍罕本甚豐，其中以法國文學書籍為多。這一批書籍於一八八四年後亦轉入法國國家圖書館。另一位法國人布魯尼（J. C. Brunet），是藏書家亦是目錄學家，他所撰的「書商手冊」，成為其他藏書家的標準工具書。此書於一八一〇年開始印行，曾再版多次，直至現代，仍然是關於法文拉丁文古搖籃本及其他珍罕本的基本指南。第十九世紀時，法國另一位藏書家是諾第爾（C. Nodier）專門蒐藏關於印刷史和印刷術的書籍。第十九世紀時，法國的大藏書家雖然較少，但全國各處中產家庭幾乎每家皆有一些書籍，專業人員和商人亦有藏書，其數量自十餘冊至數百冊不等。法國人對民衆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缺乏興趣，可能就是因為他們

喜歡在家中自置書籍，而不願向圖書館借閱的緣故。

自第十七世紀以迄第十九世紀期間，英國有許多堪稱為歐洲最熱誠的藏書家。在此一時期，英國勢力名副其實地遍及全球。許多富商、貴族、以及傳教士自世界各國所蒐集的書籍和寫本，各種門類無所不備。欲數此一時代的英國藏書家，可謂指不勝屈。茲就其藏書最為豐富珍貴，或對後世「研究圖書館」發展的影響最巨者，予以敘述。

勒蘭 (J. Leland) 是第十六世紀早期的藏書家。他一生大部份的時間，皆為皇帝及其自己從教堂和修道院圖書館蒐購寫本。勒蘭卒後，其藏書雖未能完整地保存，但仍許多得轉入包德齡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伊麗莎白時代的另一位藏書家是坎布里城總主教巴克爾。他曾建議女皇設立一個國家圖書館。他本人的藏書，包括許多由已關閉的修道院中獲得的寫本，其後皆轉入劍橋的「考帕克利士替」學院圖書館。歷史學家克登 (W. Camden, 公元一五五一一六二三年) 曾遺下大批藏書，書本轉入西敏寺保存，而較為珍貴的寫本則由卡頓爵士購得。在伊麗莎白時代最大的私人圖書館為蘭雷 (B. Lumley, 一五三四—一六〇九年) 所有，他蒐藏一般文學書籍凡數千卷，最初由亨利親王購得，其後經由皇家圖書館轉入大英博物館保存。伊格頓爵士大家族的圖書館約於公元一六〇〇年創始，在其子布里契瓦特伯爵手中更大為擴展，此後直至第十九世紀，世代傳承，藏書皆有增益。至公元一九一七年，始售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漢鼎頓圖書館。在英格蘭亦有蒐集精裝書籍者，伍頓 (T. Wootton) 即為其一。伍氏為第十六世紀末葉貴族，有時被稱為英國的格羅里亞 (法國藏書家)。在蘇格蘭亦有蒐藏書籍者，唯規模較小而已。如雷特於一六二四年卒時，將其藏書贈予亞伯丁鎮及學院，並贈款作圖書館之維持費用，其所藏書籍現尚有多卷保存在亞伯丁大學圖書館。

在第十六及第十七世紀時，劍橋及牛津兩大學的學生亦有興趣蒐藏書籍。大多數學生所藏何書，雖無記載傳世，但在大學肄業期間，偶有學生死亡，其遺囑現仍有保存。由這些遺囑中，可以略見當時一般學生藏書的內容。如一五七七年死於牛津的戴勒爾，有藏書約三十卷，包括亞里斯多德、伊拉斯莫斯 (見第十一章)、阿斯堪 (Ascham)<sup>①</sup>、艾略特 (T. Elyot) 和其他中古時代古典作家的作品。由另一些學生的遺囑中，可知他們所蒐藏的書籍，大部份是教科書或與課業有關的著作，亦有少數通俗讀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適合於英國年輕紳士個人需要的書籍。如關於禮節、狩獵、農業、和地產法等。由許多學生的藏書，亦可見他們對政治理論有廣泛的興趣。他們的藏書包括馬基維利 (Machiavelli) 所著的「君主 (Prince)」和摩爾 (More) 所著的「烏托邦 (Utopia)」等。關於基督教義者，則有喀爾文 (Calvin)、茲文利 (Zwingli)、和米郎克菴 (Melancthon) 等人的著作。這些學生中，藏書逾三百卷者有一人，逾一百卷者數人。許多教授亦有可觀的藏書。如希臘文教授格羅辛 (Grocyn, 一四四四—一五一九年

曾遺下大批古典書籍。東方語文教授塞登 (Selden, 一五八四—一六五四年) 藏有波斯、土耳其、及中文圖書，卒後轉入包德齡圖書館保存。事實上，大多數專業人員，無論是教師、醫師、或律師，多少皆有一些藏書。如曾在四大法學院教書和執行律師業的史密斯爵士，於一五七七年卒時有藏書四〇六卷。在倫敦執律師業的培根爵士於一五七九年卒時，其藏書一百卷遺贈劍橋大學圖書館保存。

第十七世紀是英國私人圖書館發展的頂峯時代。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私人藏書亦開始轉入公立圖書館中，尤其是大學圖書館。如創設牛津大學包德齡圖書館的包德齡爵士，其本人是一藏書家，曾將其所藏的寫本約一千三百卷予贈該館。包德齡圖書館並曾先後得到潘布魯克城威廉伯爵、勞德大主教、狄栢爵士等人捐贈的整批藏書。卡頓爵士 (一五七一—一六三一年) 有裝訂寫本約一千卷，在歷經滄桑之後，終得轉入大英博物館的卡頓圖書館保存。喬治、湯瑪遜 (一六〇〇—一六六六年) 專門蒐藏大英帝國聯邦的書籍、小冊子、傳單，以及公元一六四一至一六六〇年間的各種印刷資料，數量甚豐。這一批藏書曾依年代先後整理裝訂，並完整無缺地由大英博物館保存，被稱為「帝王的小冊子」。伊麗莎白時代的探險家饒列爵士 (W. Raleigh)，蒐藏歷史及傳記的書籍甚豐，在被監禁於「倫敦塔」時，曾攜帶一部份書籍至獄中。肯尼主教 (W. Kennett, 一六六〇—一七二八年) 有藏書及寫本一二一六卷，皆是關於英國在美洲殖民地地的著作。娜斯女士 (D. North) 是英國少數女性藏書家之一，所藏為希伯來文及其他東方書籍。寫日記的柏比斯 (S. Pepys, 一六三三—一七〇三年)，將所藏書籍皆贈予劍橋的馬格達蘭學院，現仍保存在原有的書箱內，其中有許多是珍貴的早期英文印刷本。班納 (E. Bernard) 於一六九七年編纂的「英格蘭和愛爾蘭圖書寫本蒐藏家目錄」中，將英格蘭和愛爾蘭的主要圖書館皆列入，其中私人圖書館幾佔一半。關於此一時期私人圖書館的數量及其重要性，在此目錄中當略可見之。

在第十八世紀時，英國貴族尤以蒐藏書籍聞名，他們是最初真正耗費巨資蒐購書籍者。以當時印刷書籍的數量言，他們的藏書量已相當可觀。女皇安妮的大臣哈利於一七〇五年開始蒐藏書籍，於短短數年間，即已有藏書四萬卷，寫本六千卷。其圖書館員萬立亦是一位書籍愛好者，他所編纂的「哈利寫本目錄」是一本有價值的著作。挪利其城主教摩爾有藏書三萬餘卷，寫本一千八百卷。其中大部份後來由英皇喬治一世購得並賜予劍橋大學圖書館。巽得蘭城伯爵斯賓塞 (C. Spenser, 一六七四—一七二二年) 有藏書逾二萬卷，其中英文古搖籃本甚多。這一批珍貴的藏書曾完整地保存逾一個半世紀，直至一九〇〇年前不久始售出。潘布魯克城伯爵湯瑪斯 (一六八六—一七三五年) 的藏書較此為少，但全是古搖籃本，故尤為珍貴，並得保存至第二十世紀初期。在第十八世紀初期英國所有的私人圖書館中，能保存至第二十世紀的，只有列斯特城伯爵可克的圖書館。該館曾經湯瑪斯·可克 (一七五四—一八四二年) 大力擴充，現仍保存在可克家族在霍

克漢(Holkham)的館舍中，為現代英國最重要的私人圖書館之一。

第十八世紀蒐藏最豐的藏書家當首推羅林遜(T. Rawlinson)。其圖書館中有藏書近二十萬卷，內有珍罕本甚多。全部藏書在一七二一年至一七三四年之間，分十六批先後售出。較珍貴的印刷本及大部份寫本，最後皆由承購者分別贈送包德齡圖書館。於一七三五年，包德齡圖書館並得到史學家唐納(T. Tanner)遺贈的整批書籍和寫本。醫生斯龍爵士有藏書逾五萬卷，寫本四千卷。他指示其遺囑執行人，將該批書籍售予政府，這就是大英博物館創始時一部份重要基本藏書。另外兩位醫生，艾斯丘(A. Askew)及項達(W. Hunter)，其蒐藏書籍的聲譽尚超過醫術。艾氏所藏者以希臘古典為主，其後以拍賣方式售出。項氏則專門蒐藏醫學和自然科學書籍。最後與其所蒐藏之錢幣同時轉入格拉斯哥大學保存。醫生詹森的藏書，以英國語言和文學為主，於一七八五年分六五〇份拍賣售出。史密斯(J. Smith)是以蒐集精裝本為主的著名蒐藏家之一，他曾一度擔任英國駐威尼斯領事，其藏書售予英皇喬治三世，最後亦轉入大英博物館保存。史密斯後來復蒐集另一批藏書，於一七七三年拍賣售出。班克爵士(J. Banks, 一七四八—一八一〇年)是當時蒐藏科學書籍最傑出的藏書家之一。他在擔任皇家學會總裁多年之間，曾致力於蒐集關於博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書等科學書籍，卒後其藏書皆依遺囑轉入大英博物館保存。

第十八世紀尚有另一批藏書家，他們的興趣在於英國文學，特別是莎士比亞的著作。如演員加里克(D. Garrick)蒐藏戲劇和劇壇史的書籍，其中許多是關於莎士比亞者。為一批精良的藏書於加里克卒後遺贈大英博物館。貞南(C. Jennens)是莎士比亞學者，曾蒐集莎士比亞的許多早期版本，其中有一部份最稱精選。此批藏書於幾經轉手後，歸華盛頓的弗爾加(Folger)莎士比亞圖書館保存。在第十八世紀時，蒐集莎氏著作最精者，當首推克柏爾(E. Capell, 一七一三—一七八一年)。克氏於一七六八年曾編纂一套十冊的莎士比亞文集，其藏書於一七七九年轉入劍橋的三聖學院。馬倫(Malone, 一七四一—一八一二年)是編纂對開本莎士比亞全集的第一位藏書家，其所蒐者並有一五九三年第一版印刷的「愛神與美少年」，是為傳世的唯一孤本。馬倫所藏書籍，最為珍罕者由其兄弟贈予包德齡圖書館，其餘則拍賣售出。

至第十九世紀，珍罕本書籍的價格已甚高昂，非學者們所能購買，於是貴族又成為主要的藏書家。斯賓塞爵士(一七五八—一八三四年)即為其中最具雄心者之一。他繼承了一批很好的藏書，其中以伊麗莎白時代的印刷本為最豐。在約三十年間，他所購入的書籍數以千計。整批購入者亦不少。書籍之採購、整理、與編目，則聘目錄學家迪丁(T. Dibdin)負責。以個人之力，而藏書能如此豐富，歷代無出斯賓塞之右者。其所藏古搖籃本數以百計，古騰堡(Gutenberg)聖經兩版，其他珍罕本聖經、舊約詩篇、木刻本、精裝本亦數以百計。所藏珍罕

本之多，為歐洲任何大公共圖書館所不及。此批藏書保存於斯賓塞設在阿爾索(Althorp)的館舍中。直至一八九二年，始由賴蘭夫人購贈曼徹斯特市，以紀念其亡夫，是為賴蘭圖書館藏書的精華，該館現為英國最大的研究圖書館之一。

第十九世紀時英國另一位貴族得文公爵(Devonshire, 一七九〇—一八五八年)，以其家族自第十七世紀以還所蒐集的圖書為基礎，在契斯俄斯(Chatsworth)設立一藏書豐富的私人圖書館，至今仍得完整地保存。由於許多第十八世紀時的私人圖書館在解體時拋售書籍，得文郡因之受益不少。於一八一六年，另一位貴族菲茨威廉(Fitzwilliam)將其藏書贈予劍橋，並有一批藝術品及經費贈予設在劍橋的菲茨威廉博物館。羅克斯勃洛公爵(Roxburghe, 一七四〇—一八〇四年)蒐藏古搖籃本及法文、意大利文、英文文學書籍甚豐，當世罕有其匹。在其藏書被分為一萬餘份出售時，得文公爵及斯賓塞爵士皆為大買主，其中約有一千三百張大幅單頁民謠，則於最後轉入大英博物館收存。

第十九世紀時其他的英國藏書家，其所以聞名於世，是因為藏書珍貴，而不是由於藏量龐大。如柏克福特(W. Beckford, 一七五九—一八四〇年)專門蒐藏插圖本、異本、及精印本。除書籍之外，柏克福特及其女婿漢密敦公爵曾蒐集得一批極為珍貴的寫本，於一八八二年售予德國帝國圖書館。格倫威爾(T. Grenville, 一七五五—一八四六年)藏書亦求質之盡善盡美，所藏雖不足兩萬卷，但皆珍貴無比。在主題方面則幾乎無所不包，而以早期美國文獻、古搖籃本及古典書籍為主。其藏書最後遺贈大英博物館，被列專室保存。哈爾福特爵士(G. Holford, 一八六〇—一九二六年)繼承乃父所藏書籍，並蒐集珍罕印刷本。其卒後甚久，藏書始告散佚，其中許多最珍罕者，由紐約摩根圖書館購存。在蒐藏寫本方面，以菲力普爵士(T. Phillipps, 一七九二—一八七二年)最為傑出。他於一八二〇年開始蒐集，曾數度前往歐洲大陸訪購，所得寫本數以千計，有分卷購入者，亦有數百卷整批購入者。所藏寫本內容，有中古時代古典，以及史學、神學、法學及文學著作。且歐洲各種文字的寫本幾乎無所不備。其中許多原為修道院中藏書。菲力普爵士所蒐集之寫本達六萬卷，其年代有早至第十世紀者。以一人圖書館而能蒐藏如此巨量寫本，蓋為前所未有。自一八八六年以後，其所藏寫本開始出售，其中大部份由歐美各大圖書館及檔案室購存。至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尚餘約二萬卷，保存於其孫芬維克(T. Fenwick)宅中。另一位蒐藏寫本甚豐者為艾斯邦漢伯爵(Ashburnham)。他通常皆是一次購入整批寫本，如一八四七年整批購入賴栢里(G. Libri)所藏寫本一千九百卷。艾斯邦漢所蒐集的大量寫本，在一九〇〇年以年即分散售出。卡戎(R. Curzon)亦專門蒐藏寫本，尤其是近東地區者。其所藏大部份是得自希臘和小亞細亞的修道院中，於一八四九年轉入大英博物館保存。

至公元一九〇〇年，英國藏書豐富的私人圖書館漸趨式微，但其著名者，仍



有不少得以倖存至一九〇〇年以後。如哈利維爾(J. O. Halliwell, 一八二〇—一八八九年)專門蒐藏莎士比亞著作及伊麗莎白時代的書籍,其他門類的書籍亦不少。他曾分贈許多精選本予英國及美國圖書館,唯大部份藏書於其卒後被出售,莎士比亞著作大部份幸得美國弗爾加莎士比亞圖書館購存。亨利休斯(H. Huth)是專門蒐集珍罕及精美書籍的蒐藏家。其子阿弗勒休斯(一八五〇—一九一〇年)承乃父遺志,繼續擴展其家族圖書館,使其藏書愈富。阿弗勒卒時,以其最精罕之藏書五十卷贈予大英博物館。其餘則陸續分批出售,得資逾三十萬英鎊(相當於一百五十萬美元)。在第二十世紀,英國工程師契斯特比狄(C. Beatty)蒐集得一批甚為可觀的古代文籍,包括埃及和希臘紙艸紙本,現仍保存在都柏林該氏捐建的契斯特比狄圖書館中,供民衆閱覽。

由是可見,在此若干世紀間,蒐集書籍和私人圖書館的興設,是英國文化舞台上重要的一部份。在公共圖書館和研究圖書館充分發展,足以担負保存古籍的任務之前,西方許多珍貴的書籍,皆是由這些藏書家和書商,在蒐集、裝訂、及保存方面提供重要的服務。如果沒有他們的貢獻,許多珍籍和寫本將已不傳,文化史亦將因之而有闕失。因為有這些私人圖書館,是以莎士比亞對開本、古搖籃本、中古寫本、以及數以千計的其他珍罕本,皆得保存至今,供千千萬萬人的研究和欣賞。

蒐藏書籍的風氣,雖然各個時代均遍及歐洲各地,而現代在圖書蒐集方面,除英國之外,當數德國最為活躍。如前所述,德國大多數的州和「國家」圖書館,最初皆是各州統治者的私人圖書館。如設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原為巴伐利亞公爵(公元一五五〇—一五七九年)阿伯特的私人圖書館。薩克森州的奧古斯都氏,於一五五六年創立一圖書館,於一六五〇年遷至德勒斯登(Dresden)<sup>②</sup>,最後成為薩克森皇家圖書館。麥克倫堡公爵(Mecklenburg, 一五二五—一五七六年)的私人圖書館,不僅藏書豐富,而且所含主題廣泛,包括拉丁文、德文的歷史、神學、法律、科學、哲學、及文學書籍。德國其他的公共和大學圖書館,則以平民的私人藏書為基礎而設立。如商人克拉福(U. Krafft)於一五一六年以其藏書贈予烏爾木鎮提供民衆使用。約翰·斯塔(J. Sturm)於一五三一年捐出藏書七百卷作為斯特拉斯堡創設市立圖書館之基礎。兩世紀後,烏芬柏(J. Von Uffenback)將其藏書贈予哥丁根大學;基督徒布達(T. Buder)的藏書則轉入耶拿大學保存。

德國尚有其他著名的藏書家,其藏書後來皆捐出或售出。如第十六世紀時的紐倫堡人畢海瑪(W. Pirkheimer)是一人道主義者和藏書家,專門蒐藏馬紐夏斯<sup>③</sup>的印刷本。在同一世紀,奧格斯堡人皮丁格(Peutinger)有藏書二千一百卷,包括印刷本及寫本。路林(J. Reuchlin)的藏書則以希臘文及希伯來文書籍為多。第十六世紀時的另一位藏書家——斯勒市(Schlettstadt)的侖拿(B. Rhenanus)

則專門蒐藏拉丁古典。什列斯威格—霍斯坦人民蘭佐 (H. Rantzau) 藏有寫本和古搖籃本約一千六百卷。次一世紀，來比錫人氏呂維納 (Rivinus) 專門蒐藏關於植物學的書籍，僅藏書目錄即有七四〇頁之多。這些私人圖書館的下落皆未能確知。來比錫大學教授易狄克 (T. Ittig) 所藏神學書籍的下落亦如是。唯布雷可弗 (J. Breitkopf) 所藏關於印刷史的書籍，則確於一七九五年拚入薩克森皇家圖書館。該館早於一七六五年時即已得到班諾 (H. Burnau) 所捐的一批圖書。雖然很難作一綜合結論，但可以說在第十六世紀至第十八世紀期間，有許多德國貴族及富裕的中產家庭多少皆有一些藏書，據知其中一部人的藏書量皆達到數千卷之多。

與英國一樣，德國亦有數代傳承並得完整保存的大家族圖書館。其中以德國南部和奧國的法格家族圖書館最為傑出，且其圖書館有數所之多。法格 (U. Fugger, 一五二六—一五四八年) 為奧格斯堡商人，其祖父兩代即已開始蒐集書籍，法格更加以擴展，使所藏之希臘古典文籍更為充實。在其後代手中，藏書的一部份轉入海德堡的帕勒坦侯之手，在第十七世紀初葉宗教戰爭期間，帕勒坦圖書館藏書為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連所得，並以之贈予梵諦岡圖書館，保存至現代。另外幾所法格圖書館的藏書，現分別轉入維也納的奧國國家圖書館，和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保存。法格圖書館員之一的奎契柏 (S. Van Quicchelberg, 一五二九—一五六七年) 氏，後來協助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公爵圖書館整理藏書，並發明分類法一種，以為該館之用。

德國一些小邦統治者的圖書館，數世紀來皆屬於私有。如赫斯——洛騰堡 (Hesse-Rotenburg) 伯爵的圖書館，於一八二〇年轉入勒泰波和卡維諸侯之手。其藏書約六萬五千卷，度存於宮內十五個書室中，分置大櫥之內。該館有館員一人，約於一八五〇年時曾編製目錄一種。唯在一九三〇年代開放予民衆之前，其藏書甚少使用。哥莎公爵圖書館是第十七世紀時恩奈斯特所創立，於第十九世紀後期開放予民衆使用時，有藏書約十九萬卷。伍爾芬巴特公爵圖書館，是朱利阿斯公爵於一五〇〇年代所創設。第十九世紀開放予民衆使用時，有藏書近三十萬冊。另外，如設在奧爾斯 (Oels) 的布倫茲維克公爵圖書館，有館書約二萬五千卷，珍罕本甚多，因其主人嫌維持費用過鉅，乃將藏書於一八八〇年代贈予薩克森皇家圖書館 (設在德勒斯登)。除了正式的圖書館之外，德國統治者們皆有少數適用的書籍以供其本人閱讀。普魯士的腓特列大帝在各地宮中皆有少量藏書，甚至於行軍作戰之際，亦攜書箱隨行。據說麥克倫堡的某一公爵，其座車中所載的書籍比小哈巴狗還多，如果真有此說，亦可算是對斯文的一種幽默了。

德國許多重要的私人圖書館藏書，最後皆轉入普魯士皇家圖書館，或設在柏林的德意志帝國圖書館 (其前身即普魯士皇家圖書館)。在第十九世紀時，轉入該館者計有麥仁伯爵 (Mejan) 藏書約一萬四千卷，畢塞柏 (Beusebach) 藏書

約三萬六千卷，戴斯（Von Diez）藏書一萬七千卷，魯道夫（C. A. Rudolph）藏書一萬五千卷，以及泰克（L. Tieck）和梅爾必爾（J. Meyerbeer）所藏的音樂書籍等。另外布魯爾伯爵（H. Von Bruehl）所藏關於歐洲歷史文化之書籍六萬四千卷，則轉入設在德勒斯登的薩克森皇家圖書館。

德國私人圖書館的藏書，最後並非完全保存在德國，其中為數甚大的幾批，皆由美國圖書館購存。如史學家朗克（L. Von Ranke）所藏關於美國的書籍，由紐約州西那庫斯大學（Syracuse）圖書館購存。堪巴斯（Von Kienbusch）所藏德國文學書籍五千卷（以哥德的著作為主）由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購存。維也納和柏林的維拉（J. Vahler）氏藏書，大部份為希臘及拉丁古典，於一九一三年由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購存。西北大學圖書館於一九〇〇年購得舒爾士（J. Schulze）的藏書，亦為古典書籍。

在歐洲其他地區，對蒐藏書籍並不如上述諸國重視，但仍然有藏書甚豐的藏書家，尤其是貴族和僧侶。如第十八世紀時，荷蘭來登大學的希臘文拉丁文教授偉騰柏（D. Wyttenbach）和另一位古典文學教授克里奧（J. Krighout）的藏書即值得一敘。偉騰柏所藏雖僅有約四千卷，但却是中古時代寫本和當代印刷本的精選，並且曾經妥善編排。克里奧的藏書較為廣泛，但其中有許多珍罕本，於一七七〇年以兩萬基爾德（荷蘭貨幣單位）售出。哥恩（M. Van Goens, 一七四八—一八一〇年）蒐藏歷代各種文字關於文學批評和詩歌的書籍甚豐，在其卒前售出，僅藏書目錄即有一千三百二十二頁。

波蘭的扎路斯基伯爵（J. Zaluski, 一七〇二—一七七三年）曾以其一生大部份時間從事蒐集書籍和寫本，至逝世時，藏書有約四十萬卷，內有寫本二萬卷，皆依其遺囑捐贈國家，作為創設波蘭國家圖書館的基礎。此一批藏書於一七九五年被俄國人掠去，成為聖彼得堡俄國帝國圖書館的基本藏書。第十八世紀是波蘭私人圖書館的極盛時代，許多貴族致力於蒐集德文、法文、俄文等歐洲文字的書籍，並聘用學者為館員。貴族們蒐集書籍，除供自己研究外，並提供其他學者使用。這些圖書館的藏書，有許多在一七九〇年代的屢次戰爭期間散失。在第十九世紀期間，國家雖已被分割，但仍有人蒐集書籍。這些藏書後來多捐贈予各城鎮或學校圖書館，這是在德國、奧國及蘇俄佔領下，保護波蘭民族文化運動的一部份。

在革命以前，俄國貴族家庭通常皆有圖書館，其中且有藏書量可觀者。唯所藏法文及德文書籍較俄文書籍為多。斯特洛根諾夫伯爵的圖書館可以為其代表。該館藏書約八千卷，於一八八〇年由其子捐贈予托木斯克大學。在俄國革命期間，大多數私人圖書館的藏書皆告散失。其中較珍貴的書籍，則轉入早期的公共圖書館保存。有許多書籍則因內容反共而被毀棄。自革命以後，並不鼓勵私人蒐藏書籍，對大多數人而言，蒐藏書籍且已成為不可能的事，只有學生、教師尚擁有

少量書籍，無疑的是一些共黨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皆有不少私人藏書。

在第十六至十九世紀期間，歐洲中部的貴族亦有圖書館。如瓦得斯坦——瓦騰堡伯爵設在波恆米亞（Bohemia）的家族圖書館，在一七九〇年代有藏書四萬卷，並聘意大利籍作家克森諾瓦為館員。在一九二〇年代任捷克總統的馬沙立克有藏書近十萬卷，主要為中歐歷史和文學著作。這批書籍於一九三二年捐贈予國家成立參考圖書館。匈牙利的霍深益伯爵於一八〇二年將其家族圖書館捐出，以為國家圖書館的基礎。其所藏主要為匈牙利文獻，包括寫本數千卷。霍克伯爵於一八二二年卒時有藏書逾六萬卷，其中一部份由馬洛斯鎮獲得，並據以成立一公共圖書館。第十九世紀時匈牙利政治家迪克（F. Deak）蒐藏匈牙利文、德文、法文、及英文歷史和法律書籍甚豐，於一九一四年由匈牙利國會圖書館購存。

西班牙規模宏大的厄斯柯瑞爾圖書館，是非力普二世所創立的國家參考圖書館，因曾獲得多批私人藏書，是以館藏甚豐。如蒙都沙於一五七六年將其藏書贈予該館。十年後，塔拉貢納城大主教奧古斯丁的藏書亦由該館購得。此批關於西班牙教堂歷史的書籍是奧古斯丁大主教以四十年的時間蒐集所得者。此外，西班牙國家圖書館於馬德里設立以後，亦曾得到奧斯納公爵所藏的一批名貴寫本。

在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第十七世紀）有一可觀的圖書館，蒐藏樂譜、寫本及印刷本。兩世紀後，阿及弗度公爵藏有葡文書籍近四千卷，皆為公元一七〇〇年以前的印刷本。葡萄牙文是較為少用的文字，且印刷術傳至該國的時間甚晚，能蒐集得如此完整，實令人驚異。

瑞士的私人圖書館，自印刷本出現的最早期到現代，皆甚為著名。如巴塞爾城（Basel）著名的亞瑪柏家族圖書館，世代傳承，至依塞琳繼承以後，始於一六七四年售予巴塞爾大學。該館所藏古典著作、以及神學、古代史的書籍甚豐，並曾經費士德（C. Pfister）氏整理編目。荷蘭哲學家伊拉斯莫斯的私人藏書，亦轉入巴塞爾大學保存。十八世紀瑞士歷史學家穆拉的藏書，則由斯卡夫豪森公共圖書館獲得。瑞士柯林尼（日內瓦城附近）人氏巴德瑪（M. Bodmer）是一位現代藏書家，自一九二〇年起開始蒐藏書籍，他所蒐集的寫本、古搖籃本、與初版本，足以和美國加州漢鼎頓圖書館所藏者媲美。在第十九世紀初期，哈騰亦藏有類似的一批珍籍。哈騰是根特大學圖書館長，亦是比利時學會（設在布魯塞爾）的會員。他從事書籍的蒐藏近五十年，盡其私產和薪金以購買、修補和裝訂書籍。所藏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的文史書籍為主，亦有其他主題的著作。於一八三七年，哈騰所藏的書籍約六萬卷、寫本一千卷，轉入正在興建中的比利時皇家圖書館保存。

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私人圖書館在圖書館史上亦佔重要地位。如丹麥皇家圖書館即曾獲得許多私人藏書，其中包括天文學家泰巧·布赫雷和政治家索特（O. de Thott）所蒐藏者。索特卒於一七八五年，遺贈國家的書籍逾十萬卷，包

括寫本四千卷，古搖籃本亦約四千卷。但尼斯——柯德伯爵所藏書籍八千卷亦捐獻予國家圖書館。丹麥另一藏書甚豐的藏書家是西費特（Seefeldt），所藏逾二萬五千卷，以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和冰島史籍與寫本為主。此批藏書後來轉入瑞典皇家圖書藏保存，其中大部份於一六九七年火災時被焚毀。在第十七世紀時，丹麥女藏書家安妮喬菟藏丹麥文史書籍。其藏書由親戚可倫布雷赫繼承，可倫增購德國文史書籍甚多，並將整批藏書贈予奧登色城一所女修道院。其傳世者現尚保存於奧登色的教堂檔案室中，是為第十七世紀留傳至現代而仍能保存相當完整的少數圖書館之一。

第十七世紀瑞典貴族嘉代（Gardie）的圖書館藏書，一部份是出資購得，一部份是自德國及中歐所得的戰利品其藏書數量可觀，內容廣泛。後來其所藏書本轉入烏普沙拉大學保存，寫本則轉入瑞典皇家檔案室。在同一世紀末葉，已遜位的皇后克麗斯汀納將其本人及乃父亞道爾夫所蒐藏的書籍攜至羅馬，後來並贈予梵諦岡圖書館。其藏書寫本及珍罕本甚豐，且曾經法籍館員諾特精選及編目。第十八世紀時瑞典藏書家泰辛（C. Tessin）以法國人的方式蒐藏書籍，所藏的珍罕本，皆予以精裝，並有最佳的皮質封面。可惜其藏書後來皆被出售散失。在同一世紀的藏書家汪禾茲（C. Warmholtz），專門蒐藏瑞典史籍，在立遺囑將其藏書贈予皇家圖書館之前，且曾完成瑞典史之撰述。在第十九世紀末期，瓦拉（E. Waller）將所藏關於醫學史和科學史的書籍贈予烏普沙拉大學。瑞典教堂主教路德達爾蒐藏關於斯堪的納維亞宗教史的書籍，唯主教於一八七一年卒後，所藏書籍旋亦散失。

挪威的私人圖書館從未有丹麥和瑞典多，可能是在那數世紀間，挪威甚少富裕貴族之故。應予記述者，如第十八世紀斯空寧（G. Schoning）氏圖書館，其藏書以斯堪的納維亞文史書籍為主，後來皆轉入設在特倫汗的科學院圖書館保存。戴契曼（Deichman）所蒐藏者為一般性書籍，於一七八〇年贈予奧斯陸市，成為目前市立圖書館的基本藏書。早在一七三二年，戴契曼之父亦曾捐贈一圖書館予哥本哈根市。

一般言之，藏書家所貢獻予社會者當不容低估。他們藏書的主題通常雖較偏狹，且在私人蒐藏期間，一般民衆無機會閱讀。但這些藏書無論最後是捐贈或整批售予公共圖書館或研究圖書館，抑或是分批售入其他藏書家手中，其結果總是對人類有益。因為沒有他們蒐藏，這些書籍很可能已散失或已被毀。更有進者，私人圖書館對書籍的保存，通常皆遠較公共圖書館為佳。對於蒐藏書籍，有人殫精竭慮以赴，有人不惜巨資，亦有人只為滿足虛榮。若沒有這些人的蒐藏，許多最珍貴的文獻皆已不傳。與其責備他們將書籍據為已有，使民衆無機會傳閱；不如感謝他們妥善保存書籍，以為未來應用的功勞。

〔譯者註〕

- ① 阿新堪 (Roger Ascham) : 公元一五一五——一五六八年。英國學者及作家。
- ② 德勒斯登 (Dresden) : 德國薩克森州首府。
- ③ 紐夏新 (Alaus Manutius) : 公元一四五〇——一五一五年。意大利印刷業者及古典學者。

---

Koh, (Gertrude) Soohja Lee. The Sematic Problems of Translated Subject Headings. Seoul: Soomoon Seokwan, 1978. 320p. \$20.00.

"This work is worth considerable attention not only by librarians who must deal with subject headings and can scarcely understand them, but also by linguists who are involved in consideration of semantics or as students of the Korean language. The evolution of this work from seminar paper, to proposal, to draft, to dissertation, to book represents the labor of many years and the kind of diligence that alone will result in a work at once significant and reliable." -  
John E. Dail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Kuo, You-Yuh.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Abilities. Muncie, Ind.: East-West Culture Exchange, 1976. 203p. \$7.50.

A quality work on the execution of teaching strategy as a control system so as to direct the students'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Direc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Oak Park, Ill.: Chinese Culture Service for the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1977. 36p. \$5.00 and \$2.50 for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A listing of over 400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Koh, Gertrude. Revised Chapter 6 of the 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1), 1977 41p. \$1.00

Distributed by Chinese Culture Service, Inc., P. O. Box 444, Oak Park, Illinois 60303, U. S. A.